

鲍学谦 主编

古今中外
悬疑谜案集



古今中外悬疑谜案集

主编 鲍学谦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广西民族出版社

(桂)新登字 02 号

古今中外悬疑谜案集

甄学谦 主编

责任编辑 黄启周 廖汝年
封面设计 张文馨
出版 广西民族出版社
发行 广西区新华书店
印刷 南宁市南方彩印厂
开本 787×1092 1/32 13.375 印张 280 千字
版次 1995 年 12 月第 1 版 1995 年 12 月第 1 次印
印数 1—10000 册

ISBN 7—5363—3096—0/I·793

定价:16.50 元

目 录

中国篇

- 雍正无头案 (3)
- 仁色自行车案 (7)
- 史量才被刺之谜 (11)
- 徐树铮谋杀案 (15)
- “烛影斧声”千古之谜 (19)
- 恶性“通奸”杀人案 (23)
- 宋教仁枪击案 (27)
- 包公审牛舌案 (31)
- 业情报泄密案 (36)
- 中国“三K党”案 (41)
- 俞应钧“撞杀”18人案 (46)
- 川轮劫色杀人案 (51)
- 新华门“老红军”案 (56)
- 真假书记甄别案 (61)
- 九龙坠楼案 (66)
- 章太炎骂总统案 (71)
- “金融大臣”贪污公款案 (76)
- 井底女尸案 (81)

- 缝纫机冤案
- 两颗人头案
- “反共救国军”案
- 大学校园里的逼婚案
- “官印”失窃案
- 假尸讹诈案
- 歪打正着拐卖妇女案
- 羊城“放白鸽”案
- 妓女杀人案
- 木匠吞金案
- 气功入魔案
- 飞机坠机案
- “天父的儿女”流氓案
- 火烧餐馆案
- 奇尸伸冤案
- 女学生杀人案
- 尼姑杀人案
- 国画家被杀案
- 舞剧编导死亡案
- “迷幻术”拐骗儿童案

外国篇

- 丘吉尔生日宴会的枪击案
- 玛丽·拉法格投毒案
- “契卡”首脑政变案

袖二次遇刺案.....	(222)
夜枪杀案.....	(227)
开罗总司令案.....	(234)
利亚枪决案.....	(239)
00万美元失窃案.....	(245)
航空中爆炸案.....	(251)
“女煞星”案.....	(256)
列日涅夫遇刺案.....	(261)
哥利“反革命”暴乱案.....	(265)
那调查局双面间谍案.....	(270)
维尔克曼中毒案.....	(276)
“茨拿”特务城案.....	(281)
雷毒杀情人案.....	(286)
杜鲁门案.....	(291)
保护错失案.....	(296)
总统谋杀案.....	(302)
动机案.....	(316)
间谍案.....	(323)
文物诈骗案.....	(327)
恐吓劫机案.....	(336)
穆斯林血案.....	(342)
写人接触案.....	(349)
“考试”案.....	(354)
小姐泄密案.....	(361)
间谍阿贝尔案.....	(366)
“公子”间谍案.....	(371)

走钢丝的女特务案.....

三浦和义杀妻疑案.....

“女沙皇”间谍案.....

马丁·路德·金被谋杀案.....

多齐尔将军绑架案.....

曼哈顿银行抢劫案.....

儿童绑架案.....

飞机盗窃案.....

中

(305)

(307)

(308)

(309)

(310)

(311)

(312)

(313)

(314)

(315)

(316)

(317)

(318)

(319)

(320)

(321)

(322)

(323)

(324)

(325)

(326)

(327)

(328)

(329)

(330)

(331)

中 国 篇

(118)

(119)

(120)

(121)

(122)

(123)

(124)

(125)

中國

雍正无头案

深夜，月黑风高，北京乾清宫深处，发出一声宫女的尖叫声，这使得当值的几位太监很忙乱了一阵子，不到半个时辰，大内的侍卫们也忙乱了起来，九重宫阙，皇城内外，一直乱到了天亮……

日出东方，举哀之声传出皇城震天动地，八百里加急流星马报遍及全国：雍正皇帝已经仙游西方极乐世界，刚刚驾崩了！

这年，是1735年，在中国的刑法史上，又多了一桩悬疑命案：雍正无头案。

雍正皇帝入殓之时，尸体上的头是用黄金刻就的，这位不可一世的皇帝，的的确确是无头而亡的。那么他是怎么死的呢？头又上哪儿去了呢？是谁，竟有能力深入禁宫，取了皇帝的项上之首呢？

准确的答案，应该说，至今尚未有！有的仅仅是推断和猜测。

说起来，清世宗雍正皇帝，算得上是个能人，但的确是个恶人。他是中国一代圣君康熙皇帝的第四个儿子，因为过于能干，做事也比较极端，所以康熙皇帝从来就没想过要把皇位传给他。然而康熙皇帝死后，竟传出遗诏，让雍正当上了皇帝。据说，是雍正串通尚书隆科多，篡改了遗诏，将原遗诏的“传位

十四子”字样，改为了“传位于四子”。问题是这个在“十”字上加一横，一勾的解释似乎绝妙，然而又有人提出，“于”字在当时并无“给”的意思，如果雍正真的要改遗诏，那得把“十”字改成“於”，这显然是很不容易的。不过也有人认为，“于”有“达到”的意思，如果将“传位于四子”，理解成康熙皇帝考虑继承权，从大太子考虑下来，想到第四子时才定下来，那么“达到”一下，似乎也通。不管怎么说，康熙皇帝生前的确是更看重十四子，而雍正上台之后，却大杀皇族亲贵，包括“十四子”，想想，如果雍正心中无鬼，又何至于此呢？

有这么一种说法，“雍正无头”，就和他篡改遗诏，登位后杀亲贵有关。不过，更有权威的看法是，这主要是和“文字狱”有关，杀他并取走了头颅的，是一个汉人，一个女子！

所谓“文字狱”，是指清朝初期，明朝遗留下来的知识分子，通过文字形式，比如写书、写诗，来号召“反清复明”，从而遭受到清朝统治者的镇压。有这么一个民间传说，比较具体地说明了这个问题：

有个秀才在读书时被窗外吹来的清风打扰，风把书页吹得乱翻，于是他随口吟了两句诗，说：“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这便使他被杀了头。据讲“清风”是暗指清朝，“不识字”是讽刺满人没有文化。而这位秀才因此被含冤杀头。

当然，这只是个传说，事实上，清初最著名的“文字狱”案例是康熙二年，浙江湖州豪富庄廷钺出资刻印了朱国桢编写的《明史》，还请人增补了明末天启、崇祯两朝的事情，其中有不少指斥满清政府的文词。结果，案发时，虽然庄廷钺已经死了，还是被“开棺戮尸”，而书的作序者、刻印者、校阅者、售书者、藏书者被杀了七十二个人，充军者则有几百人。另外还有

戴名世的“《南山集》案”。戴名世是清朝进士，翰林院编修，他的《南山集》是一本涉及人物、事件、哲学、风光……等多方面的文论集，其中不少“愤世嫉俗”之作。康熙政府以其中有“南明之王年号”而将戴名世下狱处死，此案还牵连了好几百人呢！

康熙如此，到了雍正，“文字狱”搞得更加起劲，算得上“有过之而无不及”。雍正四年，“雍正无头”，就在“文字狱”中闹起来了。事情出于礼部侍郎查嗣庭出任“江西考官”，他给书生们出的“八股文”考题是：维民所止。被人上告，说“维止”二字是“雍正无头”。而查嗣庭的后台还是和雍正一块儿篡改遗诏的隆科多，但此案一犯，连隆科多能不也保他，结果，查嗣庭便锒铛下狱，并被折磨死在狱中，而且还要死后“戮尸”。

不过，雍正正在搞血腥的“文字狱”的同时，还搞了较为“文明”的“著书驳斥”。当时，有个生员，叫陆生植的，写了一本《封建论》，来反对清朝的强调“统一”的专制统治，提倡恢复“分封建制”。雍正便亲自写了《驳封建论》，说中国的统一是“天时人事之自然”。而与他被杀的“雍正无头案”有直接关系的，也有一本反发反清思想的书，书名叫《大义觉迷录》，令人难以理解的是，这部皇帝亲自写的书，在“雍正无头”之后，竟被清朝后来的皇帝们作为“禁书”查封过。

此事是起于清初著名的思想家，浙江才子吕留良。

吕留良有极强的“反清意识”，他反清主要是反对专制政治、主张君臣的关系应当如朋友一般；又主张要严格“华夷”之别，对抵抗外族侵略的“攘夷狄”，给予极高的评价，认为是“最高的道德标准”。这种思想当然对刚刚以满族力量统治中国的清朝不利，于是雍正就写了《大义觉迷录》，其主要内容是强调

“华夷无别”，认为古之圣君舜是“东夷”人；文王则是“西夷”人；满族和舜、文王一样，虽为“夷”，也一样可以很好地统治“中华”。可吕留良并未满足于“论战”，他联络了黄宗羲，高斗魁等人，秘密结社，以图武力复明，可他们的力量毕竟微薄，雍正政府一镇压，便土崩瓦解了。吕留良让家人散布他“已死”的消息，而实际上削发为僧，躲了起来。然而他的徒弟曾静等人却不死心，不但到处宣传他的思想，还实实在在地去策动川陕总督岳钟琪武装暴动。结果被人告发，死了上千的人。

此时，吕留良倒是真的病死了，可雍正还是下诏“夷灭”了吕留良的“九族”，还挖出了吕留良的尸体，进行了“戮尸”。然而，雍正想不到的是，吕留良有个孙女，叫吕四娘的，她只身逃出了“夷灭”的血网。她被吕留良曾经为僧的寺院中的高僧所收留，经过了漫长而艰苦的训练，细致而周到的准备，终于以“血碟子”杀了雍正，取回了他那颗高贵而血腥的头颅。

据说，“血碟子”是由一个装在黑布套中的利刃环组成的，它有一根绳子能拉动机关。使用时，可以象鱼网一样被撒开，罩到人头上，然后一拉绳子，人头就落在黑布套中，可以立刻带走了。当时，吕四娘是化妆成宫女，潜入乾清宫的厕所之中，利用雍正上厕所之机，从粪道中钻出来，以“血碟子”取走了雍正的人头，又从粪道中逃走的。

当然，这种说法并不见于“正史”，仅仅只是“野史故事”，但值得注意的是：在雍正死后，原先一直使用北方式的“粪道型厕所”的清宫，一律填了粪道，封了厕所，而改用南方式的马桶了。

红色自行车案

华灯初上,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张斌女士刚刚吃完晚饭,正坐在桌前思考今天在化学实验室中做的实验结果,打算把一些想法写下来,突然,传来了急剧的敲门声。她站起身来想去开门,可门已被打开了,五个公安人员冲了进来,不由分说,便用手铐铐上了张斌,接着,便十分认真,彻底地抄起家来。

当夜,张斌就被投入了关押重大政治罪犯的北京秦城监狱,时间是1966年8月24日。

在被捕之后,张斌曾多次询问:“我干了什么?为什么抓我?”可没人来回答她。她这一关便被关了六年,因为得了精神分裂症,才在1972年得到“监外就医”的待遇,走出秦城监狱,至于宣布“查无完据”被释放,那已是1973年11月8日的事了,她一共受了7年零4个月的冤屈。至于“彻底平反”,那是在1978年的12月30日。

那么张斌到底是因为什么才遭此横祸的呢?她自己并不明白,她周围的人也不明白,甚至连关押、审讯她的人也不完全清楚。

实际上,张斌的灾难仅仅在于,她日常骑的,是一辆26# #的女式红色自行车。

张斌,毕业于北京辅仁大学,是学化学的,大学毕业后留

学美国,专攻有机溶液理论,获博士学位。1955年出于爱国热情,同丈夫一块回国,到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搞感光材料方面的研究。她做梦也想不到,在10年后,自己会因为一辆红色自行车,而被捕,其“待查”的罪名,是由当时最高权力机构“中央文革”定下的,而且是陈伯达亲自点的名,说她涉嫌“国际间谍案”。

原来,陈伯达、谢富治和关锋,当时为了打击一大批干部,为自己夺权“清道”,制造了一个所谓的“国际间谍案”,抓了一批人来加以迫害。其中有人被关押迫打得受不了了,就乱招供,说“国际间谍”们中,有一个女人常来常往地做联络,她总是骑一辆26吋的红色自行车,于是搞“专案”的公安人员开始追查谁是这个联络人,而偏偏张斌就骑着26吋的红色自行车。不过公安人员也不光凭这一点就抓人的,他们又做了进一步的跟踪调查,发现还有一个叫蔡素文的女人,比张斌更象被供出的联络人,可再深入一了解,这蔡素文的妹夫叫刘源伏,是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的研究员,而他,又正好是张斌的哥哥。

这情况立刻汇报到了陈伯达那儿,陈伯达一拍桌子:“张斌是美国货,不会是好东西,刘源伏既留过美,又留过日,是双料货,更坏!都给我抓起来!”于是,张斌便入了狱,同时还株连了刘源伏等十几个人。

张斌被抓之时,当然不知道自己犯了什么法,问又问不出来,便以为是因为自己长年在美国留学,现在是党要“考验”自己,就作好了接受审查的准备。然而,在进了不足三平方米的阴暗潮湿的牢房后,根本没人来理她,一天又一天的,她只能和蜈蚣、壁虎、蜘蛛之类的小动物作伴玩耍。张斌终于忍不住

了，她开始吵闹起来，要知道“为什么”抓她，这使她被认为是“不老实”，于是就加重铐，甚至是“背铐”——把两只手反铐在背后，吃饭、睡觉，甚至大小便都不解开，让她活不得，死不成。张斌急了，便开口叫骂，于是就更进一步，干脆把她捆在木板上，打她耳光；或者把她吊起来，叫“称体重”。

在折磨张斌的过程中，折磨她的人叫她“反革命”，张斌就针锋相对地回敬他们：“如果你们这就叫‘革命’，我就是反！反你们这种‘革命’！”这句话立刻被上报到陈伯达那儿，没几天，陈伯达的夫人，“专案组”顾问刘淑宴就提审了张斌，一共没说几句话，结论是：“你也有今天哪？看你还念什么书！你的威风呢？！”

在秦城监狱中，张斌得了精神分裂症，腰脊椎关节失灵、两个手腕因为重铐勒磨得红肿溃烂，留下了半厘米深的伤痕……直到释放出来，张斌本人都不知道她被捕是怎么一回事，她单位的领导，周围的群众，也都弄不清其中原因，要不是陈伯达和“四人帮”彻底倒台，这个案子的“悬疑”恐怕永远也不可能为人所知。

而对于张斌来说，“悬疑”的不白，不但在她自己的精神上造成了病态的重负，而且还使她在释放后不能正常地工作生活。一开始，她出狱后，只想抓紧时间工作，把未搞完的科研课题搞完它，所以回家只休息了一天就去上班，连星期天也不愿意休息。但是不了解情况的同事都怕和她接触，怕她的“问题”牵连到自己；有的人甚至认为她是个疯子，处处躲避她；更有甚者，还冷嘲热讽地“攻击”她。而她，却连自己出了什么问题，为什么坐了那末久的牢都讲不清楚，实在是可悲到了极点。直到“文革”结束之后，单位派了专人到秦城监狱去了解情

况，又找到了当时“专案组”的人，才摸到了点头绪，为彻底搞明白真相，连当时科学院院长方毅、副院长胡克实，都过问了许多具体问题。

其实，在“文革”中，较之张斌，更可悲的“悬疑案”多的是。新疆青河县，就有件县委农工部副部长被莫名其妙地在劳改场关了16年的事，他的“悬疑”问题，用了整整19年才搞清楚，其核心是：搭乘了一辆送牢改犯的卡车。

原来这位农工部副部长，是在1960年8月15日接到通知去当地地委组织部报道安排工作的，可去地委没有汽车，他便背着行李在公路边等车。当时有二个公安员押着个犯人也等在等车，他就想搭“顺风车”。公安局的车来了之后，他怕人家不让他搭，便说也不说就爬上了车，公安员看着他上车，也没问他什么。车到了地区公安处，公安员押犯人下车，他也下车，可他想离开，就被岗哨扣下了，因为岗哨看到他是从犯人车上下来的。从此他就进了监狱。

这位副部长在监狱中多次申诉，却被认为是“少有的不老实的犯人”，监狱负责人还多次问他要“案卷材料”。而他，讲不清问题便只好拼命“改造”，还成了立功受奖的“犯人组长”。后来监狱中，劳改农场审查犯人，要他“坦白从宽”，他也想争取早日释放，便自己报了些假材料，说自己当过土匪，是“民族分裂主义分子”。这样，他就成了个“手续齐全”的罪犯，一家五口被从县城赶回农村，儿女连学籍都被开除了。

直到1979年6月6日，他才因为全国性的清查“冤假错案”，得到“平反”，并重新任命为青河县畜牧局局长。

他的“悬疑”问题使他从30来岁，变成了50来岁的老人，这终生的遗憾，再无可能弥补了。